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第二次科学讨论会论文

多伦盟会及其历史意义

成 崇 德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多伦会盟及其历史意义

成崇德

多伦会盟是清朝政府处理喀尔喀蒙古过程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加强我国北部边防的重要步骤。因此，在研究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中，弄清多伦会盟产生的历史背景，会盟的具体情况及其历史意义是非常必要的。

喀尔喀蒙古与清政府的关系及其内部的动乱

喀尔喀蒙古是元朝后裔。十五世纪末叶，达延汗的季子格埒森札札赛尔珲台吉驻牧喀尔喀河（即哈拉哈河）流域，号喀尔喀万户。在十六世纪中叶驻牧喀尔喀河西岸的七部托克陶西扩展到阿尔泰山一带，成为后来的喀尔喀蒙古部。到十六世纪末又分为东、中、西三路，以三汗掌之。即明末清初的漠北三汗：土谢图汗部称喀尔喀中路；车臣汗部称喀尔喀东路；札萨克图汗部称喀尔喀西路。三汗的东界至黑龙江呼伦贝尔城，南界瀚海，西界阿尔泰山，北界俄罗斯。

喀尔喀蒙古最早与清朝发生关系，是在清朝入关以前的一六三五年。满洲统治者征服漠南蒙古各部，改国号为“清”。原附属于漠南察哈尔部的喀尔喀三部同时与清朝发生了朝贡关系。一六三五年（天聪九年），“车臣汗硕垒偕乌珠穆沁苏尼特部长上书通好，贡驼马。”^①翌年（崇德元年），“硕垒遣使微喇喀等来朝，请与明绝市。”^②

②自此，车臣汗、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以及察音诺颜部都接连不断

① ② 祁韻士《皇朝番部要略》卷三页一

③ 祁韻士《皇朝番部要略》卷三页二

向清朝进贡驼马，貂皮和土产。可见，自一六三五年开始，喀尔喀三汗都力求与清和好，求得清朝的保护。而清统治者在征服漠南蒙古，解除进攻中原的后顾之忧之后，对喀尔喀蒙古主要采取了羁縻、笼络的政策。一六三八年（崇德三年）正式规定喀尔喀各部“以白驼一，白马八，谓之九白之贡，以为常。”^③形成固定的朝贡关系。“九白之贡”意味着喀尔喀蒙古部与清朝的关系起了根本的变化，三汗开始正式朝贡于清廷。

随着清朝对中原的征服，喀尔喀蒙古部也开始承认清朝在中原建立中央政权的合法地位，把“贡赐”“互市”作为对清中央王朝的重要要求，把清朝的册封、谥命，印绶作为其合法统治的依據。一六五五年（顺治十二年）三汗遣使入朝并乞盟，顺治帝赐盟于来人府，分左右翼，设八札萨克。

清朝入关以后，对喀尔喀蒙古部采用刚柔并用，因势利导，以顺人心的政策。正如康熙帝总结喀尔喀部来归时说的：“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①清初统治者对喀尔喀蒙古的政策既符合于我国多民族国家日益走向统一的趋势，也符合于广大蒙古人民和上层领袖的愿望。因为，经过明清之际长期战乱之苦的喀尔喀蒙古人民，无不渴望国家统一与社会安定，因而，喀尔喀蒙古部要求进步统一的势力日益增长。据记载：顺治十二年赐盟之后“蒙古王公人民等，均真诚归顺，每年贡使，络绎于道。”^②这正是喀尔喀蒙古人民向往统一的写照。

①《清圣祖实录》一五一卷二十页

②黄城埽：《蒙古通史》44页

然而，这时喀尔喀蒙古部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保持着封建割据状态。各汗的独立性相当大，不受中央控制，有些王公背着清廷和俄国有信使来往，给沙俄的入侵以可乘之机，以至引起喀尔喀蒙古内部的动乱。

喀尔喀蒙古内部的动乱始于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因札萨克图汗位的争夺而引起的。札萨克图汗诺尔布死，其子旺舒克袭汗位，但旺舒克却被同族台吉额琳沁（即罗卜藏台吉）所杀。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赛音诺颜部长丹津喇嘛，发兵进攻额琳沁，札萨克图汗部内大乱，“属众溃，多依土谢图汗”^①，额琳沁逃奔阿尔泰地区，旺舒克弟成衮袭汗位后，向察珲多尔济索回逃散的部众，察珲多尔济拒不交回，从此引起札萨克图部与土谢图部之间的矛盾。

喀尔喀内部的纷争，引起清廷的密切注意。因为这时东北，西北部边疆已呈现出动荡不安的局势。东北部沙皇俄国侵入我黑龙江流域，严重威胁清朝发祥地。沙俄利用崛起于我国西北地区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割据势力，时时企图吞并喀尔喀蒙古部。非常明显，如果喀尔喀蒙古部的动乱不解决，必将为沙俄造成可乘之机，严重地影响到清朝对北方各部的统一，因此清廷对喀尔喀蒙古部不能不采取必要的措施。

自一六八二年始，康熙屡次派人到漠北去调解喀尔喀两部纷争。到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再遣理藩院尚书阿喇尼齐会同达赖喇嘛特使同赴库伦的伯勒齐尔地方召开会盟，会盟基本上解决了东西两汗纷争，“两汗王面称孺幼恩争，彼此抱胞礼以示和好。”^②

在喀尔喀蒙古部面临被分裂、被吞并的复杂斗争中，以土谢图汗

^②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外蒙古喀尔喀内属述略》。

^③黄成岗：《蒙古源流》

弟哲布尊丹巴为首的蒙古上层领袖反对分裂，极力维护各部的统一。哲布尊丹巴自喀部动乱以来，屡次通便于北京，表明其“亦至盟坛，共议其事，当遵旨同赴盟所，竭诚公议，以仰副圣怀”。②康熙帝谕命其与达赖专使“合力劝告喀尔喀部诸王而和解之。”在会盟之中，哲布尊丹巴为首的主张统一的势力与噶尔丹操纵的割据势力展开坚决斗争，广大蒙古王公台吉趋向团结统一，支持哲布尊丹巴的调解，使会盟获得成功。因哲布尊丹巴调解有功，康熙帝有意抬高他的地位，谕令哲布尊丹巴，爵位体制，视同达赖喇嘛专使。这对企图借达赖喇嘛吞并喀尔喀部的噶尔丹无疑是一严重打击。噶尔丹借口哲布尊丹巴对达赖特使不尊，扬言率兵来攻。这年秋，噶尔丹遣人诱札萨克图汗部沙喇攻土谢图汗，土谢图汗决计出师，清廷闻此事，立即派人劝双方勿动干戈，但钦差未到之前，“察珲多尔济已执杀沙喇等”亦“追斩噶尔丹之弟多尔济札卜”①从此，噶尔丹为进兵漠北，吞并喀尔喀找到了借口。

沙俄的入侵和噶尔丹对喀尔喀蒙古的侵掠

一六八七年，正当我国喀尔喀蒙古地区侵略势力和反侵略势力，反动分裂势力和进步统一势力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参加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沙俄戈洛文，使团到达乌的相兴，因而，使我国喀尔喀蒙古内部的动乱更趋复杂化和严重化。

如众所知，沙俄的侵略魔爪早在十七世纪初，就已伸入我国北部的喀尔喀地区，它采取政治诱骗和武装蚕食手法，占领我国贝加尔湖

②《东华录》卷三十七，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六月乙

①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之三，页十

以东属于喀尔喀部管辖的大片领土，因而引起喀尔喀部一直为收复失地，与沙俄侵略者进行的顽强斗争。

应该指出，戈洛文使团这次到达乌的柏兴，乃是沙俄侵略者对华侵略的一个严重步骤，其险恶居心是十分明显的，它企图通过对贝加尔湖地区的武装占领，镇压喀尔喀人民的抗俄斗争，来稳定尼布楚和雅克萨的局势，籍以加强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进一步讹诈，加强谈判地位。

戈洛文对喀尔喀的侵略是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进行的，先是企图拉拢喀尔喀上层领袖，他带来了沙皇给喀尔喀蒙古汗的信，信中要求“蒙古王必要时予以协助，共同反对康熙”，①但信未拿出，就发现“土谢图汗和温都尔格根（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与满洲皇帝关系密切，蒙古领主和中国人互有好感”，②随后，又遭到蒙古使者的斥责：“俄国全权大使前来有何贵干？全权大使率大批军人及携带军备意欲何为？”③戈洛文狼狽不堪，不敢拿出挑拨喀尔喀蒙古王背叛清朝的文件。

沙俄侵略者软的一手遭到失败之后，便又拿出硬的一手，开始新的武装侵略阴谋，戈洛文诬蔑蒙古牧民偷盗俄国马匹，为进行大规模武装侵略寻找借口，他们以寻找失马为名，派遣哥萨克分路出动，入侵蒙古兀鲁思，进行侦察破坏活动。他们任意闯入牧民牧场、帐篷，强抢牲畜，将蒙古塔那古特人的十三个帐篷“洗劫一空”使这个地区陷入恐怖气氛之中，给人民带来极大的苦难，戈洛文还派人到哲布尊丹巴那里施加压力，要求蒙古各部人民屈服，否则就要“袭击他们蒙

①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一二五页

②《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五四页

古兀鲁思，““捣毁帐篷，俘虏他们的妻子儿女，报仇雪恨。”①

中国喀尔喀蒙古各部人民具有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和勇敢精神。戈洛文的掠夺，讹诈，高压手段并没有吓倒他们。他们严正警告俄国人：“蒙古人和俄国人，何人原在何处生息，今后仍在何处生息，……各自安居，并治理其臣民。”②他们一面遵循清政府早日谈判的精神，积极配合清政府督促俄使速来谈判。又一面在鄂尔浑河岸集结约八千人的军队包围楚库柏兴城，以制止俄军对蒙民的骚扰，收复尖地。

喀尔喀蒙古各部在楚库柏兴城“周围山岗上层层设防。夜间，城周围灯火通明，防卫森严。在各山岭上有三百人日夜不断站岗放哨。”并“发起猛攻，从三面进攻，向城市放射带钢管之火箭，投掷一束束燃烧着的芦苇。”③喀尔喀人民士气高昂，团结一致，准备一鼓作气收复失地。正在这时，局势发生急剧的变化，被沙俄利用的噶尔丹率领三万军队穿过杭爱山，向喀尔喀背后扑来。

噶尔丹和沙俄早有勾结。至一六八八年，喀尔喀人民正在前线英勇抗击沙俄时，噶尔丹却于同年十一月派人和沙俄联系，“建议俄国参加对土谢图汗的战争。”④戈洛文也是一面镇压我国喀尔喀蒙古人民，一面极力拉拢和唆使噶尔丹背叛祖国。戈洛文在给外务衙门的报告中提出“建立俄国—厄鲁特联盟。”⑤“他一直希望与博硕克图汗

①《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228，217页

②《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237，238页

③《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62页

④《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18页

⑤同上

(即噶尔丹——引者)就向蒙古人发动进攻取得一致意见”。①他们的信使密切往来，频繁活动，噶尔丹出兵的时间正好是俄军在楚库柏兴被围的时间。喀尔喀蒙古军被迫从抗俄前线撤出，仓促迎战。噶尔丹对喀尔喀部的进攻，不但解脱了俄军的狼狈处境，而且造成了蒙古军腹背受敌的不利形势。喀尔喀军初战失利，抗战阵线迅速瓦解，直接影响到清政府在尼布楚谈判中的政策。

噶尔丹军队一路上烧杀抢掠，戈洛文立即集中兵力倾巢出动，袭击蒙古牧民，逼迫他们“归顺”俄国。②

喀尔喀三部的内徙与多伦会盟

喀尔喀蒙古各部接连在特木尔，额尔格尼昭，鄂罗会诺尔遭到噶尔丹军队的猛烈攻击，向南溃败。噶尔丹军队锐冲直撞，大杀大烧。整个喀尔喀兵荒马乱，喀尔喀人民“各弃其庐帐马驼牛羊，纷纷南窜，昼夜不绝。”③“遗弃牛羊，死者相枕，英阔三四里外。”④陷入极其悲惨的困境。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哲布尊丹巴在乌木尔地方，召集各王公举行会盟，讨论今后方向和出路。以哲布尊丹巴和土谢图汗为代表的广大王公上层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反抗外来侵略的方针，顺从蒙古族人民意愿，力主南下向清政府求援。会上驳斥了北投沙俄之主张，哲布尊丹巴指出：“俄罗斯素不率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逃万年之祸。

①《戈洛文出使报告》第一二二一页

②《十七世纪中俄关系》第361，363页

③《清圣祖实录》康熙朝卷一三五页二十五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十九日庚申

④钱良择：《出塞纪略》

众欣然罗拜，议遂决。”^①喀尔喀各部在哲布尊丹巴率领下投归清朝，其一方面是因为宗教上的原因，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由于清廷自清初以来对蒙古地区采取的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统一政策的结果。

这时候，清朝政府面临了比较复杂和严重的局面。噶尔丹勾结沙俄正在追击喀尔喀部，且气焰日盛，步步进逼，而喀尔喀三部溃败后，渴望清朝“发兵救援”，并要求归顺。与此同时，北部边陲，沙俄戈洛文所率的沙俄侵略军也正在肆无忌惮的骚扰，破坏。

面对着这样十分复杂与严重的局势，清政府采取了十分灵活的策略与正确的措施。准许喀尔喀部内徙，指定科尔沁等地供喀部游牧，同时采取救济办法，先以归化城的米粮散赈土谢图汗，又以独石口仓粟施众难民。对其它各部都同等待遇，千万百计给以救济。对喀尔喀来归的七族，仍保存汗、济农、台吉等尊号。对噶尔丹一面下令要他停止战争，拒绝噶尔丹要求清廷引渡哲布尊丹巴的无理请求，又一面对他保持友好态度，考虑接受进贡，贸易。而以主要力量用在尼布楚方面，抓紧时间与俄国谈判，签订尼布楚条约。因为清廷懂得，准部所以妄为，是因为有沙皇在背后挑动，必须先斩断俄国人的黑手，才能制止噶尔丹叛乱势力。一六八九年九月在清政府作了极大努力之后，在平等基础上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

《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清廷达到了远交近攻的目的，明确了喀尔喀与噶尔丹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制止了沙俄与噶尔丹之间明目张胆的勾结，有效地遏止了沙俄对我国东北边疆的进一步侵略扩张。为清朝集中力量解决喀尔喀蒙古归顺和平定噶尔丹叛乱，赢得了时间和

①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

条件。

一六九〇年六月，噶尔丹穷凶极恶，率叛军入侵，清廷举兵征噶尔丹，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大败。清朝遂于一六九一年举行会盟。

一六九一年（康熙三十年）四月，康熙“以喀尔喀新附数十万众，必须训以法度，俾知礼仪，特命行会盟礼于上都多伦诺尔之地。”^①多伦诺尔是元朝上都所在地，因内外札萨克之来朝者道里适中，所以选此地会盟。会盟前期，命喀尔喀蒙古部，内蒙四十九族的王，台吉都来屯于多伦诺尔百里之外。康熙皇帝亲临多伦诺尔，布设十八营，分二十八旗，各设庐帐，绕营而屯。又命内外蒙古移近御营五十里屯札。康熙御驾亲，乘马过阅队伍，大阅军容，同时鸣角，鸟枪齐放，众大呼前进，声动山谷，阅兵典礼威严隆重，在塞外历史上是罕见的。

康熙帝命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等进行虔诚朝见，行一跪三叩礼，并赐宴奏乐。

康熙对喀尔喀蒙古各汗封爵厚禄，给以极为优厚的待遇，宣训谕敕书于众喀尔喀蒙古，结束两部纠纷。对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尽坏喀尔喀生计，致起兵端”一事并不加治罪，仍令承袭汗号，并同礼萨克图汗，车臣汗同坐第一行，亲自赐酒，赐宴，并“赐银各千两，蟒缎绿缎各十五匹，及银器、袍、帽、茶、布诸物”。^②

对其他贵族按原有地位，和这次归顺时的功劳大小，一一封爵，对归附噶尔丹叛乱者依议治罪。

将盟旗制度推行于外蒙古。“与朕四十九旗一例编设，其名号亦

①《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八十三

②《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一

康熙三十年辛未夏四月戊子

与四十九旗同”①预会喀尔喀王公三十五人，分设三十五个旗。“各处添设管轄札萨克，以便稽察。”②定班次，编佐领，废除喀尔喀部旧的济农，诺颜名号，授以汗，王贝勒，贝子，公爵，台吉等，并“欲示定例，令各遵行。”强调“国法具在，凡事必依所 之法治罪。”

③

多伦会盟的历史意义

多伦会盟是使元朝覆亡以后的漠北地区，经过二百七十多年的封建割据和纷争，又重新统一于清朝中央政权之下。

漠北地区包括贝加尔湖一带，最早曾是我国匈奴族游牧的地方，随着朝代的更迭，这个地区与中原的关系愈来愈密切，曾有匈奴，丁零，鲜卑，柔然，突厥以及蒙古等兄弟民族活动过，历代封建中央王朝曾在这里设官管轄。元代统一全中国，这里是元朝岭北等处行中书省所管轄。元亡以后，曾归附鞑靼，瓦剌部，明朝在这里封王，赏赐授爵。从秦以后的两千年来，虽然几经分裂，有时甚至是公开的分裂，但从整个主流来看，统一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尤其经过汉、唐、元、明、清的努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康熙三十年的多伦会盟是在这种长期努力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的，正如康熙帝所指出的：“朕以天下之人，皆在朕教育之中，扶衰济困，乃元后当行之事，故受而育之，并非利七旗喀尔喀之土地。”④康熙的这几

① ② ③《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

康熙三十年辛未夏四月戊子

④《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八页十

句话虽然有些冠冕堂皇，自我标榜之处，但在他的统治时期，完成了元以后对漠北地区的统一，也确是事实。

多伦会盟以前，喀尔喀蒙古地区没有摆脱旧的封建割据状态，清中央政权未能实际管辖。恩格斯指出，割据所造成的“疆土分裂状态”，“分散和抵销了民族的集体力量。”^①终于致使骨肉相残，外敌入侵。“沙皇俄国的殖民政策（即征服政策）早在它的最初阶段，目标就比西伯利亚一地更为远大。……西伯利亚不仅是它本身，而且同时又是通向蒙古，满洲和中国的大道。”^②沙皇俄国从一六〇四年开始，就不断以派遣“外交使节”的名义，对我喀尔喀蒙古诸部进行分裂、颠覆活动。十七世纪上半叶，俄国乘我国明末清初政权换代的混乱时刻，便开始了他的“通使”活动。他们并不是友好地进行交往和贸易，而是企图将喀尔喀的阿勒坦汗置于臣属地位，迫使他宣誓效忠俄国沙皇。但遭阿勒坦汗拒绝。阿勒坦汗与清朝发生朝贡关系，并为最初八札萨克之一，使沙皇的阴谋破产。从一六〇八年开始，沙俄又以哥萨克为工具侵入我国贝加尔湖和喀尔喀地区。经过四十多年的血腥侵略，到一六六六年，基本上占领了我布里亚特蒙古游牧地区。随后强行建立了伊尔库次克，色楞格斯克等城堡，逐步蚕食我喀尔喀蒙古地区，斯大林说：“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分散和诸侯混乱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③多伦会盟彻底摆脱“封建分散”和“混乱”

①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540页

②诺索夫《苏联简史》第一卷1972年版（英）八四页

③斯大林《庆祝莫斯科建城八百周年祝词》

从法律上规定了喀尔喀归属清朝。

清初，诸帝都试图在北方建立一条活的长城。即康熙帝所指的“众志成城”。以外蒙为诸属，对内可以巩固政权，对外可以防止俄国入南侵。清帝每年秋到塞外分班鹰猎，目的之一就是可以“察民疾，备民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所以从清初始对漠北蒙古早就加以羁縻，笼络。正如康熙帝在会盟之后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之长城更为坚固。”^①可见，多伦会盟统一喀尔喀部之成功，对于巩固北部边疆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

多伦会盟也加强了清朝中央政权对蒙古地区的统治。取消了原来的瓦鲁思^②，万户鄂托克，^③并在重新分封领主的基础上一律编为旗，由“札萨克”执掌旗政。札萨克由皇帝任命，所以领地的最高所有权属于清朝皇帝，札萨克并不具有独立处理领地事务的权力，只能根据清廷的规定，履行清廷所委付的职责。旗制的改革，是清帝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一项重大措施。

多伦会盟规定“应照四十九旗例，永定会盟之典。”^④清政府用盟的组织形式，规定各旗定期会盟，但盟长不能直接干预各旗事务，仅有监督各旗军政及司法之权，这样即防止了各盟长割据状态，又起到了用蒙古封建主来监督和贯彻清朝对蒙古的各项统治政策和措施。

多伦会盟之中，清政府竭力拉拢蒙古封建贵族，使他们成为清王朝统治蒙古的支柱。会盟并没有改变封建领主制度，反而封爵授官，

①《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一页十九康熙三十年

②匹鲁思：大领地

③4鄂托克：小领地

④《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八十三

对蒙古封建主赋予各种特权。通过朝觐，来加强对蒙古封建主的怀柔政策。

多伦会盟是康熙皇帝的边疆民族政策成功的表现。康熙对喀尔喀蒙古一贯优渥，加深蒙古人民对喇嘛教的信仰，不惜用种种办法提高哲布尊丹巴致教上的地位，封哲布尊丹巴为“大喇嘛”使他掌黄教大权。又禁止汉民私垦蒙古地，保护蒙民生计，规定蒙古人如遇灾荒可以~~以~~理藩院赈济赐帑。清廷允许外蒙有高度的自治权，博得了蒙古人民的拥护，必然也就为恢复漠北地区的经济，政治局面起到了作用。

多伦会盟之后，加强了漠北地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的交流。清朝为对准噶尔用兵和驻防军的需要，曾经大力发展屯田，对外蒙的社会经济恢复起到一定作用，康熙帝并想在蒙古族地区发展农业，以便使蒙民今后不再“入边市米”而就近取。

清朝大一统局面的出现，为外蒙与中原的物资交流，提供了十分便利条件，因此外蒙古的商业，在农牧业发展的推动下，也大大地发展起来。每年有成群的商队，携带土特产在京出售，回返时，购买一些杂货及绸缎，布匹等回去。商业城市如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等渐渐发展起来。

多伦会盟发生在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年四月），而这一事件的影响和意义，却远比二百多年前的封建帝王所估计的更加深远。因为在历史上，任何事件的出现都是当时所处时代的各种条件限制，然而各族人民心向统一，心向安定的意愿及为此而付出的艰苦努力，却是跨越任何历史和条件，是正义，永恒的事业。